

# “漏卮难满”：《淮南子》的道家哲思与人生智慧

高旭

## 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 (第九季) 大型征文

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有云：“今夫雷水足以溢盂楮，而江、河不能实漏卮，故人心犹是也”，其意为：现今屋檐流下的积水足以将盂、楮等酒器灌满，而长江、黄河也不能将漏卮这般四处漏水的酒器装满，人心亦是如此。《淮南子》这句人生哲言在后世被凝练为“漏卮难满”的成语，喻指人心不足，贪得无厌。受《淮南子》影响，西汉思想家桓宽在《盐铁论·本议》中即言：“川源不能实漏卮，山海不能赡溪壑”，东汉思想家王符在《潜夫论·浮侈》里亦说：“山野不能给野火，江海不能灌漏卮”。可见，“漏卮难满”的人生哲理乃是两汉思想家的共识，被后人用来警醒世人理应少欲寡求、知足为贵，而不应贪心无度，诛求无已。

《淮南子》之所以能深刻阐发“漏卮难满”的人生哲理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有其厚重精深道家哲学作为基础。在论及“漏卮难满”之前，《淮南子》曾云：“达道之人，不苟得，不让福，其有弗弃，非其有弗索，常满而不溢，恒虚而易足”，认为：通达于道的人不会随意谋取好处，也不会推让应得的福利；自己该有的会

抓住，不会主动放弃，但不该有的则不会索要；他们常常感到充实而不满溢，内心总是处于虚无的状态，并且容易得到满足。为论证这一道家“不苟得”而“易足”的哲理，《淮南子》还讲述了“齐人盗金”的故事来作为反例：“齐人有盗金者，当市繁之时，至掖而走。吏问其故，曰：‘汝盗金于市中，何也？’对曰：‘吾不见人，徒见金耳。’”偷金子的齐国人由于贪财过度，完全无视集市上热闹的人群，公然窃取他人财物；被抓住后，还振振有词说自己眼中只看到了金子，而没有看到众人的存在。故事里的“齐人”虽然有些愚蠢可笑，但其见“金”不见“人”背后所反映出来的贪婪之心却是古今社会中都现实存在的。俗语说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，实在是这种人最为切实的写照。在《淮南子》看来，盗金的“齐人”同“不苟得”“非其有弗索”“恒虚而易足”的“达道之人”相较，不啻天壤之别，前者是“失道”之辈，后者则为“得道”之人。

那么，为什么“齐人盗金”而不知“错”在何处呢？《淮南子》用“漏卮难满”的思想论述深刻解答了这一问题。“齐人”错就错在其“心”犹如渗漏的酒器——“漏卮”一般，一方面充斥着难以穷尽的贪欲，另一方面却试图用更多外在的“金子”来填满自身唯利是图的欲望，结果就是铤而走险，公然盗金，为人

所擒，遭受严惩。在《淮南子》看来，如果“人心”无“底”而“漏”，那么“齐人盗金”的事情就必然会发生，因为再多的财物也无法填满极度贪婪之人的欲望之“心”，如同“江、河不能实漏卮”那样。贪财作恶，盗金丧身，是“齐人”难以逃脱的欲望陷阱，也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内心根由。

鉴于此，《淮南子》进一步指出解决“漏卮难满”问题的根本出路，其云：“自当以道术度量，食充虚，衣御寒，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。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，则万乘之势不足以尊，天下之富不足以乐矣”。在《淮南子》看来，有无“道术”的修养、智慧及定力，决定了人们能否减少不必要的欲望，不生盲目的帝王、坐拥“天下之富”的巨贾，同样无法真正感受到自身的尊贵和快乐，而只会继续成为难填欲壑的囚徒，终身为“悲人”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任何人都只有知足而“自俭约”，能“以道术度量”所想、所求与所行，方可善养“七尺之形”，最终真实感知到自身存在所内具的价值感、快乐感。

由上述可知，《淮南子》对“漏卮难满”的哲理阐释，显然是对先秦时期老

子“知足不辱”“知足常乐”“知足常足”等思想的进一步深入阐发。《淮南子》不仅立足黄老“道术”思想来论述“漏卮难满”的危害性，而且着眼人生哲学、处世哲学和政治哲学来揭露其中所蕴涵的深刻智慧。它告诫世人：“人心”应遵循“以道术度量”的理念及原则，“恒虚而易足”，“不苟得”而“自俭约”，而非贪多务得，“漏卮难满”，因为这既是确保人生得以安稳快乐的根本前提，也是让每一个人能够趋福避祸的现实良方。对此，不论是凡人大众，抑或是权势豪富之人，皆概莫能外。

事实上，通过阐明“漏卮难满”的人生哲理，《淮南子》继老子之后，为古今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一次揭示了中国道家对“何为合理的生存方式”这一议题所持有的智慧洞见。正如《淮南子》所论，只有不“漏”，“人心”才能装得下值得装下的东西，才能适可而止地去装能够装得下的东西，最终也才能真切感受到生命存在的价值、快乐与美好。“漏卮难满”，但不“漏”之“卮”却“易足”；“易足”而“恒虚”者必可自“尊”、可常“乐”。

欲望贪婪的尽头是毁灭，人心知足的结果是快乐。今天的人们该如何取舍呢？或许，只要静心品味一番绝代奇书、旷代道典《淮南子》所论“漏卮难满”的道家至理，所有人心便会自有答案了……

## 田家庵老北头趣闻轶事

如今田家庵淮建路往西的淮河大坝处，有一个龙王沟排灌站，对面一片绿意盎然的岛湾，就是田家庵老北头人们称呼的“船塘子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大坝的南侧是一片沼泽地，涨水时由一条水沟通过涵洞将洪水引入淮河。而这条水沟也曾是怀远县与凤台县两个县境的界址。好事者将这条水沟命名为“龙王沟”，可能是借“龙王”之名给水沟造势，期望风调雨顺、河清海晏。

但是从晚清到民国，这个“龙王”并没有尽职尽责保证风调雨顺，也没有善待这一方水土和百姓。“三年旱、三年涝、三年丰收谁知道？”是面临要么缺水、要么洪水、处于“冰火两重天”而无助的田家庵土著百姓，用民谣对那个时代年景的总结。

1931年的特大洪水，“淫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；浊浪排空，樯倾楫摧。”田家庵位于两县交界，官方无人问津，船民望水兴叹，满目萧然地发问：龙王沟的龙王怎么不治水呢？

1950年淮河流域特大洪水后，毛泽东主席连续四次批示治淮工作，并推动形成“蓄泄兼筹”的治理方针，亲笔题词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。为根治淮河水患、庇护聚集的船民，建设好船只的避风港、船民的安身处，成为上下同欲、政通人和的共识与行动。

沿淮几十里，何处是港湾？淮南市首任市长金流亲自带队踏勘，怀远、凤台两县交界的龙王沟入淮口的一片洼地，旧称“西洼子”，由于鱼虾逆流聚集，是渔民汇集打鱼撒网的好去处。市、区政府察民情、听民意、聚民心，当即决定结合治淮工程，在此处开挖船塘，建设避风港湾。

工程因地制宜，巧妙利用原田家庵老北头西侧的“西洼子”地形，在龙王沟入淮处开挖了一个U形水槽与淮河连通，形成避风躲浪的港湾。挖出的土则在塘中心和南侧堆积，形成了百里煤城淮河沿岸唯一的人工岛。为防洪抗灾，还连接建设了田家庵与姚家湾的长堤。

如此海量的土方工程如何施工？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，推广起源于苏联、被列宁称为“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”的“星期六义务劳动”，通过个人的无偿奉献，克服物资、设备短缺的困难，完成工程建设的突击任务。

我们家是从1950年淮河洪水“跑水反”，从怀远县搬迁到田家庵的。父亲母亲都参加了船塘子的挖土、拉车、夯土等义务劳动。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每一滴汗水都滋润着脚下的热土，每一声喘息都呼应着时代的歌声。

从1950年至1952年，政府采用“以工代赈”方式，高峰期每日有5000多人参与建设，很多失去船只的船民也加入其中，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建设家园。

1952年船塘子建成，成为沿淮城市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一个标志性工程。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淮南最早的市政工程之一，更让漂泊的船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家。昔日荒凉的“西洼子”也演变成了千里淮河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南侧是风光秀丽的淮南龙湖公园，北侧U形的小岛，宛如千里淮河的了一颗明珠，闪耀在逶迤浩荡的淮河岸边。真的是“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，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”。

新建船塘子只是田家庵老北头建

# 浅谈《淮南子》诞生之因

程晋仑

《淮南子》成书的时代背景为西汉前期，当时黄老刑名之学曾一度成为封建统治思想。黄老之学能够受到封建君主和大臣喜爱，有其社会深层原因。

秦汉之际，经济社会动荡、剧烈变革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如何应对时局之大变带来的冲击挑战，防范化解社会治理风险隐患，维护社会安定和谐，如何认识“天人关系”“古今之变”，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，摆在人们面前，亟需得到解答。由反思秦亡的教训开始，知识阶层都在自觉不自觉中关注着、思考着这一问题。汉王朝建立之初，经过秦王朝的苛政暴敛以及连年的楚汉战争，经济极其凋敝。经济因窘甚至使皇帝与其将相们的交通工具都成了问题：有的宰相仅能以牛车代步，而皇帝本人竟也筹备不齐四匹秦色的马。鉴于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和快速恢复生产力之需要，汉初统治者采取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社会经济得以逐渐转好。与之相适应的黄老之学，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汉初统治者的尊奉，如文帝、

景帝、以及大臣陆贾、曹参、陈平、汲黯和主持后宫达45年之久的窦太后，他们都是压制儒学而崇尚黄老的。刘安编著《淮南子》之时，正是道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之日。

经过改造的道学有其自身优势，它消除了老庄哲学排斥百家、逃避社会的弊端。与刘安同时代的司马谈（司马迁之父）在其于汉武帝建元、元封年间写成的《论六家要指》中，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即黄老思想作了如下描述：“首先，道家思想利于人养生修性，‘使人精神专一’；其次，道家思想不拘束于片面之见，富于灵活性，它‘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’；再次，道家思想具有包容性，它能够吸收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阴阳诸家之长；最后，道家思想省时省力，便于实际操作，它‘指（旨）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’。汉代各学派的思想已不是单纯的某某某派，往往是以一家为主吸收他家，或托言一家而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，又穿插着论辩和斗争。在汉武帝‘独尊儒术’之

前，汉初思想界的空气还是比较自由活跃的，这正有利于各学派的健康发展。《淮南子》“非循一迹之路，守一隅之指”，广泛吸纳诸家之长，对行之已久的黄老思想作了理论概括和总结，客观上有利于汉代统治者。《淮南子》一书刚写成，刘安就将之献给武帝，当时是武帝即位第二年（前139年）。刘安献书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武帝采纳他的一系列改良政治的措施，武帝见了此书也如获珍宝。

后因刘安谋反事发，《淮南子》一书遂被人看作是与武帝尊崇儒家皇权思想对抗的产物，是针对武帝个人行为而发，实为谬论。首先，该书是在武帝即位之初献给皇上的，当时汉武帝16岁，实际执政的是窦太后，《淮南子》中提倡“天子在上位，持以道德，辅以仁义”，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未确立。再者，刘安当时即使暗藏谋反之心，也不会在公开献给皇帝的读物中露骨地表现出来。退一步说，书中若果真有什么阴谋思想，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，竟毫无觉察，是难以想象的。有人推测，《淮南子》在献

给汉武帝之后，又经过不断修改增删，其中不少诋毁儒学之处，即为后来添入。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，但《淮南子》一书的主体内容，应该在该书初出时就已经基本定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唐初著名谏官魏征及虞世南、褚遂良等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（599—649年），以辑录前人著述作为谏书，为唐太宗“偃武修文”“治国安邦”、创建“贞观之治”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——《群书治要》（以下简称《治要》），作为我国古代治政书籍的选辑。《治要》取材于六经、四史、诸子百家，“上始五帝，下迄晋年”，以“务乎政术，存乎劝戒”为宗旨，从一万四千多部、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“采摭群书，剪裁淫放”，呕心沥血数年，于贞观五年（631年）编辑成书，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。其中第四十一卷就专门撷取《淮南子》中精华之要，粹摘“原道、本经、主术、缪称、齐俗、道应、汜论、论言、说山、人间、泰族”等十一篇之精言，以供帝王咨政议事决策参考学习。

# 楚之寿春水路

王晓珂

重要的交通和战略要地。

楚水军从寿春地区溯肥水南下，越过江淮分水岭，再沿施水进入巢湖，最后经巢湖沿岸，出湖口达于大江之上。古代的东淝水，源出于合肥西北将军岭，西北流入寿春境，折北流经寿春城东，又西北经八公山入淮。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战于淝水，即指此东淝水。后因下游流势不畅，中游遂淤塞为瓦埠湖，其上游纵贯寿县南部。施水源出于合肥西北鸡鸣山，东南流经施口入巢湖连长江。肥水（今东淝水）的源头汇合于广阳乡（今淝西鸡鸣山）。夏水暴涨时，施、肥两水相通，而一般情况下并不相汇，要沟通行舟则或有运河相连，或辅以陆行。唐以前这两条河一称东淝水，一称施水；唐以后施水也称为淝水，俗称南淝水，以示区别。南淝水又称淝河。公元前605年，楚庄王平定群舒叛乱，南巡至滑柘（今无为县境），盟吴越而还；公元前518年楚平王率舟师南略吴疆，越大夫胥轩劳王于豫章之汭（施水入巢湖处施口附近），又有越公子仓归王乘舟，王及围阳（巢县南境）而还，均舟行于施、肥两水间，虽有一道低岭阻隔，但地势并不陡峻，相距也不太远。

公元前337年，魏国引圃田泽水东流，经今中牟，至大梁城北，然后绕过大梁城东，折而南行，经通许东、大梁西至淮阳（古陈城），再东南入于颍水，从而联接了济、颍、淮、泗和黄河五大水系，并通过各水系连接更多的河道，形成当时黄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网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云：“自是以后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。”鸿沟的开凿成功，对

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巨大作用，使大梁、睢阳、陈等郡邑成为通衢，淮北水路交通网初具规模。鸿沟凿通后，从中原腹地通向长江下游

一般都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渡淮。这一段淮水的流向是自南而北，因之习称今安徽淮河南岸一带为淮东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这是中原地区南下江淮、东南至吴越的捷径和主要水上通道，发挥过重要的作用。战国后期，楚国国东迁于淮阳（今河南淮阳），前253年又迁于钜阳（今阜阳市），9年后再迁于寿春。这三个都会均在由鸿沟经颍水通往淮阳的水路交通线上。当时陆上交通在这一河网地带十分不便，数次迁徙国都，有赖于鸿沟所连接的水上网络。在寿春以南，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即已沟通江淮之间的水陆交通，因此以肥、施二水南通巢湖，再出湖口达于大江，渡江往江东的水上交通亦十分方便。这样，楚虽败退江淮之间，但其通往南北各地的交通退之江淮平原的郢都（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）更为便捷。楚国迁都寿春，虽然不到二十年即为秦所统一，但寿春已成为当时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，并成为由中原通往东南各地的交通枢纽。

1957年，在寿县八公山乡征集得4枚青铜鄂君启节，其中舟节1枚，车节3枚，1960年又征集到1枚舟节。舟节、车节各皆同文，铜节仿竹节铸成。舟节上有错金铭文163字。这是楚怀王于公元前323年赐给鄂君启的水上运输通行证，并载有准许使用的运输船只的数量、途经路线、有效期限、禁运物资及处理方法等。从运输规模上看，允许一

次50艘（每舫3艘船），以一年一往返为限，沿途只要出示金节，即可免征关税，但不供应食宿。

州来，《汉书》称为故国，后为楚邑。在破石口外，淮河北岸。春秋时，吴楚争夺江淮，州来是两国争夺的重要城邑，且多次易手。前493年，吴王夫差迁蔡侯于此，遂改称下蔡。下蔡新城则移于淮河南，后发展成为寿春城。州来是控守全淮的中心。它西接颍尾，南连豫章（据考证，豫章北起淮尾，南达巢湖之滨，包括今寿县到合肥这一狭长地带），适当南北交通要冲，具有十分重要的交通和战略地位。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曰：吴在70年间三用大众，攻据州来，其目的就是“欲去江路而阻淮为固，扼楚咽喉为进战退守之资”。从此声、寿、颍间成为战争的中心区域，“楚始驩驩患吴”。

寿春，是由州来城南移而发展的，为吴国势力缩退、楚国最终全面控制江淮地区后形成的三楚中心之所在。寿春城南移到古豫章北端的淮沔之浦，担负起南控江淮、北通淮北、中原交通枢纽的功能。当战国末年，越国衰亡、楚失江汉平原以后，寿春就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。淮河以北的州来仍为寿春以北的战略要地，而且是寿春北面最后一道防线至上至为关键的城邑。

秦统一后，以寿春为首府设置九江郡，统辖从淮南到江南与东南越相接的广大地区。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府也在寿春；江南的豫章等郡，都属于淮南王国的边郡。这一地域内正是通过江淮间的水运，同江东的中江、江南的分江水，以及其他水陆交通线路连接起来。

## 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 (第七季) 征文

近年来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采用遥感解析新技术，结合钻探、试掘，对战国寿春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，证实寿春城位于淮水与肥水交汇的三角洲地带，即今寿县寿春镇东南。城东、北、西三面临肥水，南至颍河、范河一带，西达寿西湖东岸，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，尚残存部分夯筑城墙。城内有多条纵横相交、整齐划一的水道，将都城划分为10多个矩形区域。这些水道可与城外诸河贯通，舟行无阻。

进入春秋以后，周平王东迁，王室衰微，在江淮平原的楚国快速崛起，兼并小国，与大国争霸，从而促进了水路的发展。楚文王时期（前689年—前675年），楚在经营汉水及争夺陈、蔡、郑、宋诸国的同时，又沿淮东下，加强楚在江淮地区的发展，先后占有州来、钟离、巢以及焦、夷等城邑，灭六、蓼等国。楚庄王继位之后，问鼎中原，进一步加强对群舒与徐的征服，扩大对江淮之间的占领。到前601年，楚庄王亲自率领强大的舟师，把江淮之间视为楚国疆土的一部分进行巡视，一直到达今无为县境沿江的滑柘，与吴、越两国结盟，声威及于江东。此时，整个江淮地区完全成为楚的领地：以淮中游的州来为中心，东有凤阳临淮关，北有亳州、城父关，南有巢湖，以长江为主流，北及颍、淮，南经巢湖达于江岸，构成交通网络。随着楚国的强大，军事活动中江淮上常有强大的舟师来往，沿淮的州来和钟离成为



老巷 陆士德摄

设的发端，此后沿船塘子堤坝外围周边，《六姊妹》电视剧中丰富百姓餐桌的酱园厂、何常胜工作的公盛皮毛号、出售搭建建房材料的柴不行、水运集散地的毛竹园等工商企业，都雨后春笋般集聚于此。

船塘子中间的小岛，也成为渔民、船民安家落户的地方。我们的一些小学同学都是船民的后代，大多居住于此。那个年代堤坝上往往晒着柴不行的麦草，还有酒厂的酒糟，一群少年踩在上面，感到松软舒适，脚底似乎有了起跳的感觉。大家呼吸着酒糟味、酱园厂的酸味、毛竹园存放苹果的芳香味，还有我们少年青春期的气味，混合搅杂、百香杂陈，至今回味无穷。这是春天的船塘子给我的记忆。

到了夏天，如遇洪水，那是船塘子最风光的时节。所有的船儿躲避洪水和风浪，都聚集在小岛的周围，水涨船高在这里有了具象的画面：船儿拥挤在船塘子和堤坝之间，如赤壁之战千帆连锁一般；由于水位几乎与堤坝平行，往日俯视的船帆，齐刷刷地升高到比堤坝还高，桅杆的红旗迎风招展；船上的人们遇险不惊，船民的小孩子身上背着葫芦，晒得如泥鳅一般，在水边戏水玩耍；堤坝上的人们堆沙袋、查堤坝，日夜看守忙着抗洪抢险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船塘子小岛上的树叶哗啦啦地响着，仿佛在呐喊：新中国的龙王沟有了新面貌，人们不再看龙王的脸色了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船塘子周围的堤坝是我劳动的“战场”。淮河大坝的杂草里，隐藏着蚂蚱和说不出名字的昆虫。我和同龄的孩子在杂草中来回跑动，空中立刻就是“惊鸿一片”，蚂蚱漫天飞舞起来。我们脱下鞋子，跟踪着各自的目标奔跑，一鞋底下去，蚂蚱就束手就擒了，用来喂食家里养的小鸡、小鸭。奶奶、父母的赞赏，小鸡小鸭抢食的兴奋劲儿，就是对我们劳动的奖励与回馈。

冬天的船塘子虽没有“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”的北国风光，但船塘子的港湾水面冻结成平整光滑的冰面，引来不少孩子在上面积冰。在船塘子冰面上，我们这些孩子你蹲我推、你追我赶、你摔我倒、你呼我叫，真是好不热闹。快到吃饭时候，我滑到河边准备登岸时，岸边的冰面“咔嚓”一声崩裂，我两脚踏空一下陷到河里，上身赶紧往前一趴，一把抓住了岸边的杂草，没有掉进冰窟窿里。惊吓和后怕令我寒而不栗，也让我知道了乐极生悲的道理。

如今小岛的居民已随着“千里淮河第一迁”进入城市生活。船塘子也废弃不用。小岛上70多年前的老小树，已长成参天大树，年轮记载着母亲河或波涛汹涌，或波澜不惊的岁月。

龙王沟排灌站和淮河大坝，依旧灼然屹立。大坝两边的野草，经历“野火烧不尽，一岁一枯荣”的洗礼，还是芳草萋萋，不染铅华。21世纪的新时代，坝子下面有了更多的休憩设施，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富足。但雄鹰在蓝天里盘旋，白帆在河流中穿梭，冰面上嬉笑的孩子，野草里的蚂蚱和蝓蚰——这一切，都再也难以寻觅了。

在追求情绪体验的今天，“亲子”为主题的各种活动，成为社会、家庭甚至资本追逐的热词。孩子们物质生活富裕了，但我们在田家庵老北头那种对自然的亲近、对野趣的体会、童年无邪的玩耍、少年韶华的领悟，似乎很难在现在的孩子们身边出现，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和遗憾。

站在大理石铺就的道路上，我总感到还是站在泥土上更加亲近。而船塘子，则是我心目中田家庵治理淮河、民生为先的一座丰碑。

再见，船塘子！  
再见，我们那个时代的韶华！